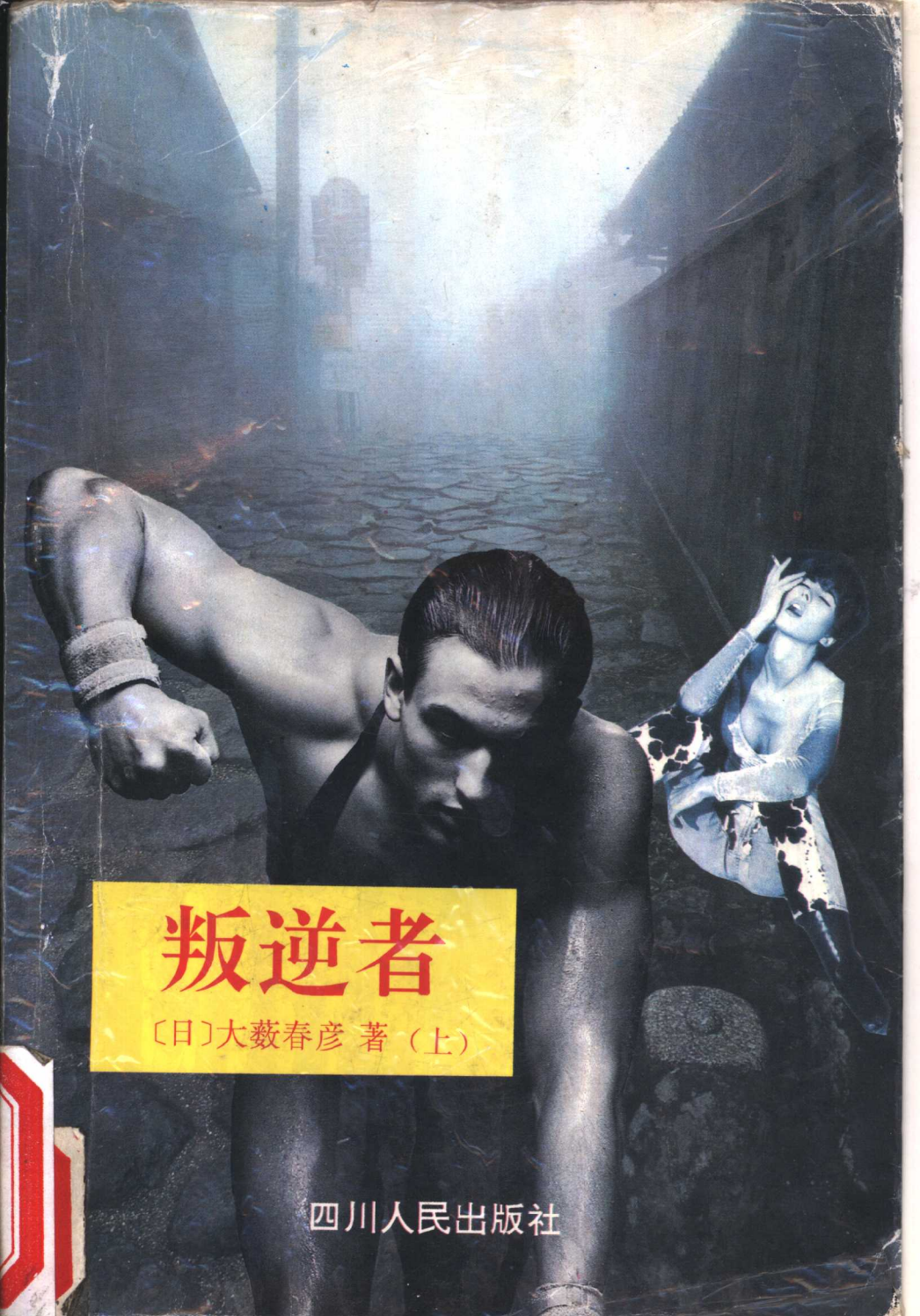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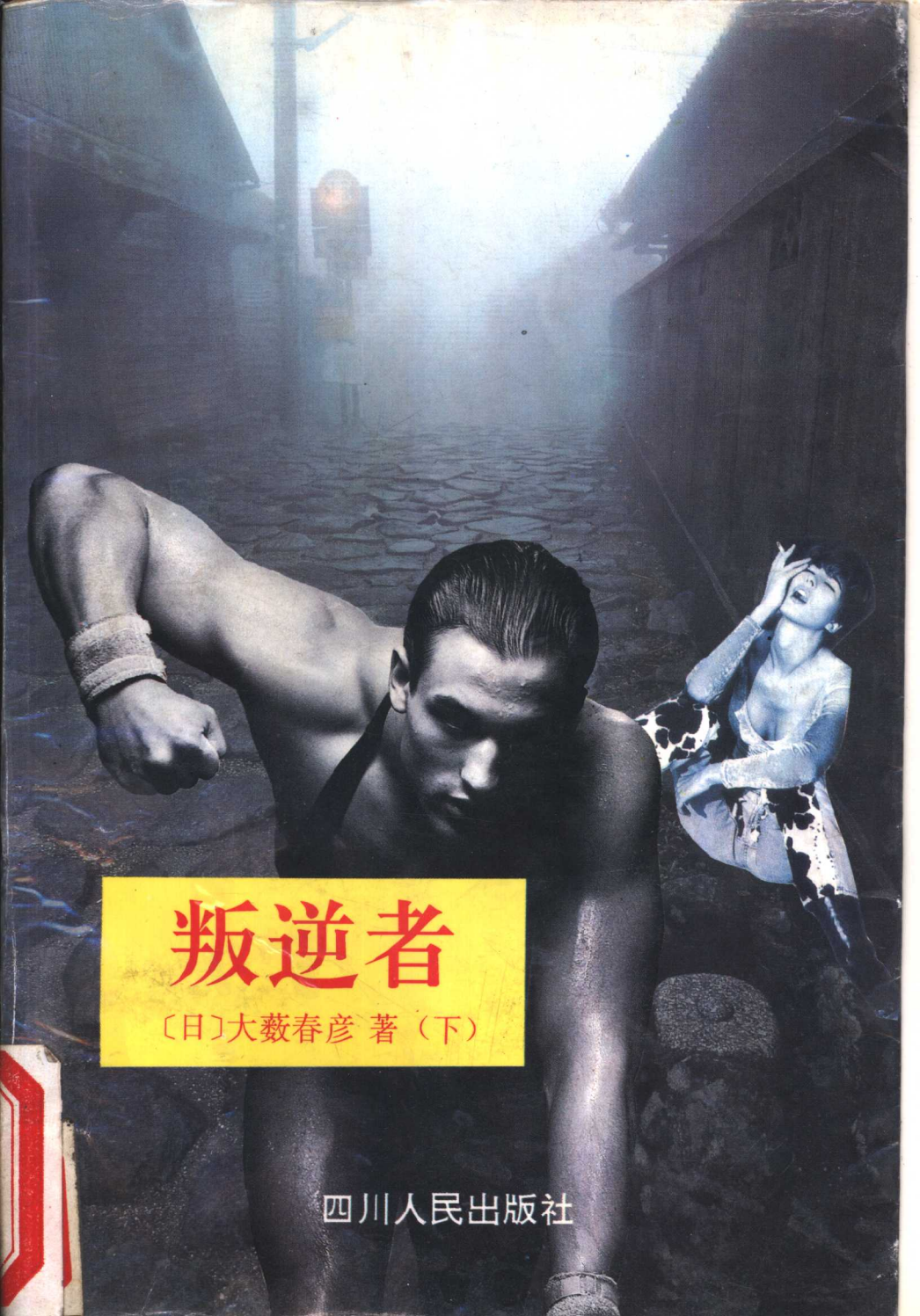




叛逆者

〔日〕大薮春彦 著（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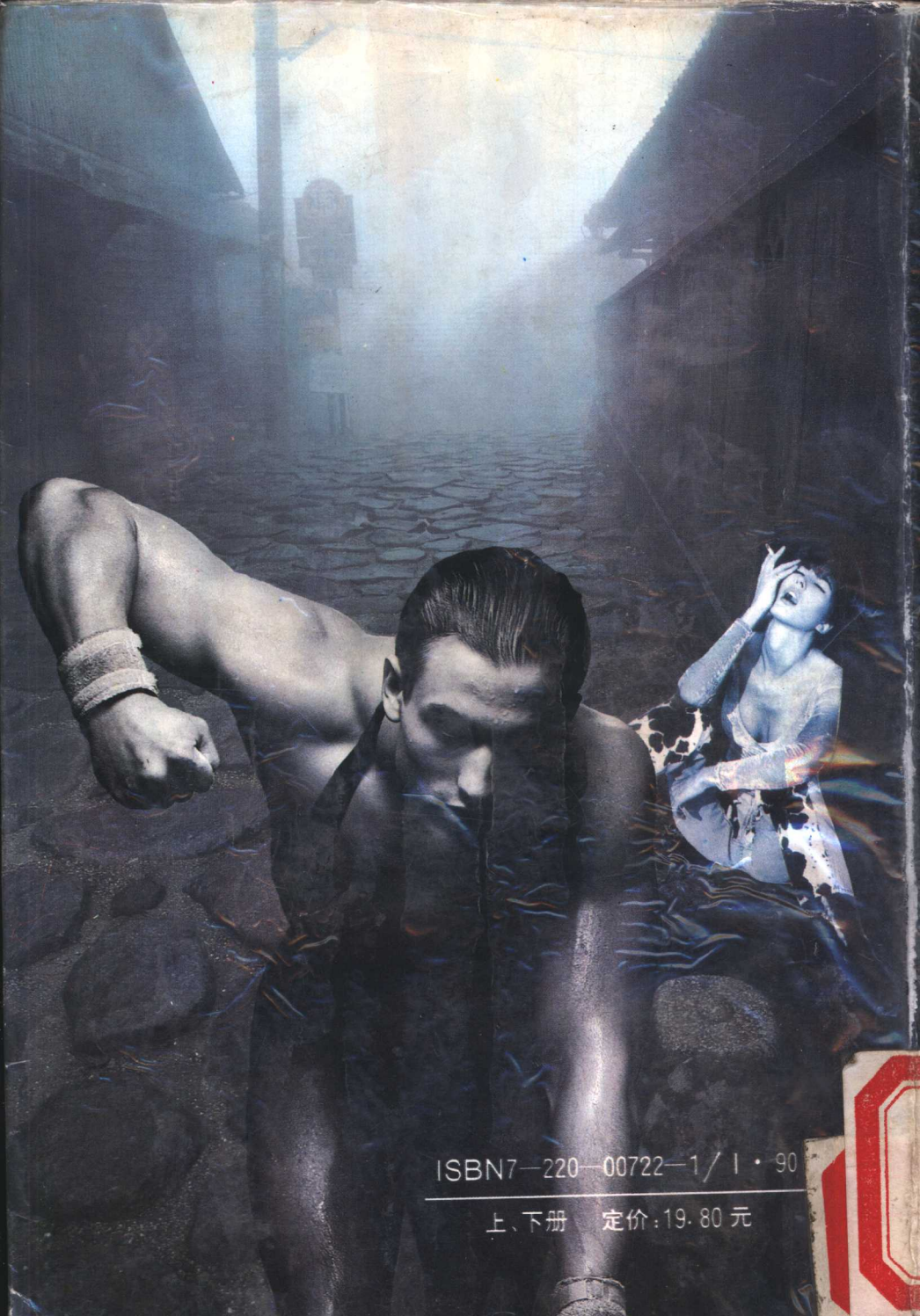
四川人民出版社



叛逆者

〔日〕大薮春彦 著（下）

四川人民出版社



ISBN7-220-00722-1 / I · 90

上、下册 定价:19.80 元

50380

叛逆者

〔日〕大藪春彦 著

上

这部小说是作者的代表作之一，描写了一个叛逆者的成长过程。全书共分五卷，情节曲折，引人入胜。作者大藪春彦是日本著名的小说家，他的作品深受读者喜爱。

四川人民出版社

50981

叛逆者

〔日〕大薮春彦 著

下

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
图书馆藏书



200190863

四川人民出版社

(川)新登字 001 号

责任编辑 陈朝晖 陈宗华

叛逆者

[日]大数春彦 著 许 雁 徐飞萍 朱方洲 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成都盐道街3号)

新华书店经销

济南光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20.5 插页 8 字数 490 千

199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220-00722-1/1·90 印数:10,000

定价(上、下册):19.80 元

内 容 提 要

大薮春彦是中国广大读者十分熟悉喜爱的日本硬派超级小说大师，他以硬力派的创作风格、神话般的内容，集奇险、玄情、凶杀之大成开创了日本硬派小说之先河，征服了广大读者，他的作品曾多次荣登畅销书榜首。

其“叛逆者”讲述的是日本一家一流公司财务科的普通职员朝仓哲也，在罪恶灵魂的驱使下，所进行的罪恶勾当。他仪表堂堂，却心性残忍，他风流倜傥，却杀人如麻，为了金钱，他袭击银行夺取巨款、勾结情妇、走私贩毒、巧设圈套、讹诈上司、制造惨案、蒙骗警方、购买替身、亡命逃窜……该书于无声无息中走入情节，引人入胜，于平平淡淡中出现杀机，使人惊心动魄，读来令人血液奔腾，一睹为快。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36
第三章	95
第四章.....	150
第五章.....	206
第六章.....	251
第七章.....	297
第八章.....	363
第九章.....	420
第十章.....	477
第十一章.....	524
第十二章.....	588

第一章

“早晨八时左右，在雨中的丸之内大厦街上发生了银行职员惨遭杀害、一千八百万日元被抢劫一空的事件。遇害者是共立银行大手町分行的原良夫先生，现年三十七岁。事故发生在从总行提取现金返回的途中。据查死因是内脏破裂与脊椎骨折，在尸体身上还发现锁骨粉碎性骨折和后脑壳低陷的伤痕。除了头部的伤口，其它创伤可能都是遭空手猛击所致。一般说来，凶手是一个威武有力的男子……”

新东洋企业大厦矗立在京桥二号街上，东和油脂公司东京总公司财务处办公室就在它的五楼，装嵌在灰色墙壁上的电钟指针已走到将近五点的地方。

在埼玉县川越郊外设有工厂的东和油脂公司，其经营范围除了日常业务的工业用油、食用油、医药用油、照明用油之外，还扩展到乙醇、塑料、橡胶、化妆品原料、煤焦油、人造黄油、甘油——包括高氯酸钠炸药、普通炸药、枪炮武器用炸药等，凡是与油脂有关的各种产品。就这方面而言，算得上是家一流公司了。

不过东和油脂公司虽有资金十五亿日元，但与其母公司新东

洋工业公司相比，则是小巫见大巫。作为钢铁业、各类机器业以及建工机械业的大厂家的新东洋工业公司，战前制造纺织机，战时制造帝国军队的各种武器，战后则制造驻日美军和防卫厅的武器维修零配件；现在又试制成功了无声轴承。仅此一项，每年资金输出额就不下于五十亿日元。

东和油脂公司财务处办公室下临中央大街，由于装着一层厚厚的隔音材料与双重玻璃，挡住了东京都市立电车的嘈杂声和各种车辆的喇叭鸣叫声，只有空调机在屋内静谧的空气中低低呻吟。

办公室里摆着三排办公桌，财务处职员有三十来人，在他们的后面，并排放着正副处长的桌子，就靠在大保险柜之前。这样，两位处长就能从背后监视部下们了。

微弱无力的十一月份的太阳已经躲到斜对面银行大楼的背后。包括两位女性在内的财务处职员们，都纷纷抬起腕上的手表与墙上的挂钟对时间，显得有些心猿意马了。

“啊，再加最后一把劲吧。就是看着钟，时针也不会走得更快些的。”

处长声调平和，但却明显地流露出讽刺的意味。他年近五十，长着一头灰发，粗大的鼻梁上架着宽边眼镜。他是公司总经理的远房表亲，名叫小泉。

财务处的人们缩起脖子，有的神情专注地翻弄帐册或拨弄计算器，有的抓起了电话听筒。

“虽说靠薪水吃饭的职员阶层或许都往往有一个轻松安逸的工作，不过要求诸位具有朝仓君那样的认真精神，总不至于太过份吧？”

小泉处长说着朝一张位于屋角的办公桌抬了抬下巴颏。一个坐在那里的男子正无声的地写着什么。

“是很认真啊，朝仓君。大家不愿把手头的工作了结一下，实在是美中不足。”

副处长金子奉承地顺着处长的口气说。

“哪里呢……”

坐在屋角的朝仓露着腼腆的微笑说。

朝仓哲也今年二十九岁。他的脸庞黝黑、线条分明、五官端正；漂亮的双唇和一对镶在长睫毛中显得天真无邪的眸子，于精悍之中增添了几分妩媚。他的背稍有点驼，但被严严实实的西装紧裹着的胸肌，却十分宽厚结实。

五点了，墙上的扬声器里传来一阵下班铃声。为了不引起刚才还在挖苦人的处长反感，职员们故意装做没听到铃声的样子。

“诸位，不必有什么顾虑，今天就干到这儿吧。”

处长用打火机点着了一支细长的雪茄烟。

“那么，鄙人先告退了。”

股长粕谷站了起来，他离退休没几年了。随着股长，那些一般职员也都起了身。

三分钟后，朝仓和同事们一起拥出了大厦的正门。这时，从日本桥到新桥一带的霓虹灯全都亮了，和川流不息的汽车车灯交相辉映，使大厦前面的中央大街成了五颜六色的灯光海洋，令人眼花缭乱。

踏上归途的职员们，在人行道上像归巢之蚁般地涌向国营电车或地铁站。夹在人流中的朝仓，个子高出人群半个头，他有意弓起本来就显得有点驼的脊背。当他走下地铁京桥站月台时，发现身边有两个同事：石田和汤泽。他们三人都是乘地铁到涉谷的。

石田是个瘦子，苍白的脸上戴着深度近视眼镜、领口上还结了一个蝶形领结。

“刚才处长的表扬实在难得。让处长看中，你提升的台阶就缩短啰。就这样一个劲儿往上爬吧。可得拼命努力啊。”

石田半是羡慕半是嘲弄地说，语音刚落，就被后面拥上来的人流撞了个趔趄。

“真是的，你已先走一步了，该请我们喝一杯啊。”

小个子汤泽说。他与石田都是朝仓的同龄人。

“像我这种人是没出头之日的。毕业于夜大，出身微寒，就这么回事。不过，要是不嫌那些小店脏，到涉谷请二位吧。在发月薪之前……”

朝仓答道。他的脸上有着一一种怯生生的样子。

“这可要不得啊。要想出人头地，最要紧的就是要会应酬啊！”

石田用教训的口吻说道。

月台上，尘埃在白得刺眼的萤灯光下飞舞，那些脸带倦容的职员们排着队。朝仓他们挤上一辆电车，在塞满了人的车厢里，三个人被隔开了，一句话也交谈不上。

车到赤坂瓮城站后总算空了点。朝仓在终点涉谷东横站下了车，这才又和石田、汤泽汇在一起。

他们沿着地下街来到了道玄板街。霓虹灯的灯光披着呛鼻的烟雾，涉谷的街道上也是人山人海，各种饮食店里飘出阵阵诱发驻足留步的香气。

朝仓哲也请石田二人走进了一座落在狭窄的大和田街边的小饭馆，店名叫“阿里蓝”^①，这是一家所谓的荷尔蒙烤食店。门面有些邋遢，弥漫着肉汁熟透时特有的油烟味的店堂里，坐着一些身着运动上衣或工装打扮的男子，他们正在高声吆喝着什么。

朝仓他们三人在角落上的台桌边坐下。石田和汤泽像两条被放进新环境的鱼一样露出不安的神情。

“这家荷尔蒙烤食店有道拿手菜‘烧猪娃’。喝点什么？”

朝仓陪着笑脸问两人。

“点份啤酒吧。”

“我也是。”

石田、汤泽蜷缩着身子答道。那些先到的顾客向这三个穿着西

装的男子投来刺人的目光。

朝仓向前来订菜的女招待要了三份荷尔蒙烤食，又点了啤酒和烧酒。石田尽量避开那些穿着工装的男子们的视线，强装笑脸说：“这可让人回想起学生时代了！”

不一会儿，女招待端来了烧着炭火的陶炉与订的酒菜，她替客人打开啤酒瓶盖后就离去了。

朝仓说的拿手菜，就装在一个硕大的容器里，红色与紫色的内脏还在血水中蠕动，上面撒着一层厚厚的辣椒粉，佐料汤冒出刺鼻的大蒜味。

“这，吃这东西？”

“不，这可不敢领受。”

石田与汤泽畏避地说，脸也刷地变白了。

“别怕，尝尝看怎么样？要是吃生的，就更有营养价值！啰。”

朝仓说着，用筷子挟起一块浸在血水中的胞衣碎块放进嘴里，用他那副结实的牙齿使劲嚼碎，血水与辣椒粉顺着口角浸出，把双唇染得通红。

“已、已用过了。我还有点事要办，失礼了。”

“我也告辞了，妻子托我买点东西。谢谢你的款待。”

石田和汤泽手足无措地站起了身。朝仓也跟着站了起来，像是由衷感到失望地低声说：

“真遗憾……二位有空时我再奉陪吧。”

当石田二人逃也似地走出店门后，朝仓就驾轻就熟地把盘中的猪内脏放在炭火上熏烤，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这下子石田他们大概不会再邀朝仓一起吃喝了。朝仓要干的实在太多了，晚上这段宝贵的时间可浪费不得。

没用多久，朝仓就把三份猪胞胎吃了个精光。大概是为了充分吸收其养分，朝仓只喝了点开水，对啤酒和烧酒碰也没碰。

付完帐，他离开了这家店铺，叫了辆出租车回到了在上目黑的

住所。他租的公寓在教育大学附中附近的街上，要是乘井之无线电车到东大前站、乘袖珍电车到大桥站，或坐无轨电车到大桥车站，都不用走多少路就可以到。而在涉谷坐出租车到那里也只要付起点费就行了。

这座公寓的门上写有“清风庄”三个大字，是一幢夹在两所宅第围墙之间的简陋的二楼楼房。（共有十间屋子。）公寓后边装着一道看上去像是新安上去的紧急备用的楼梯。

公寓正门整天开放，房主兼管理人就住在有着六米宽的马路对面的花房里。

朝仓下了车，走进公寓，沿着被住户倾倒在走廊上的污水弄得湿漉漉的楼梯上了二楼，两边的墙壁上散发出烤鱼的烟味和腌菜的酸味。

朝仓的房间在二楼左端，是间八榻榻米^⑨大小的西式住房。说是“西式”，只是为了好听罢了，其实不过是铺了层木板的房间。隔壁住户录音机播出的音乐声正透过薄薄的墙壁传进室内。

房间里的陈设实在寒酸：窗边摆着一张粗糙的大床，床对面有一台电视接收机，床下堆着一些法学和经济学方面的书籍。

屋左角有一个简易水槽和煤气炉，这就算是他的厨房了。此外还有一台电动洗衣机。朝仓进屋后就把衣服全部脱光，西装和裤子全扔在床上。

一旦脱去衣服，一身结实的肌肉就像赛马那样发出缎子般的柔光。他的体毛不算多，不过胸部的黑毛一直连到了下腹部。

朝仓从壁橱中取出新内衣，然后套上训练用的长裤和羊毛运动服，又往运动服口袋里塞进一些零件与跳绳用的绳子，换上一双运动鞋，就出去了。

朝仓跳着绳跑了三公里左右，来到了在下目黑不动产公司附近的一家拳击练习馆。运动服的拉链一直拉到脖子根部，刚换上的

衬衫这时已湿透了。

练习馆名叫“目蒲拳”，对练习会员开放到晚上九点。这是幢钢筋结构的三层楼房，一楼有三个拳击台和狭长的观看席，二楼是四周装着镜子的基础练习场，三楼则是馆主家属与本馆的“迈恩·艾维特”^③的宿舍。

朝仓到达那里的时间是七点。他向传达室的小姑娘亮了亮会员证，就走进了散发着恶臭的更衣室，打开自己的衣帽箱。他脱得只剩下一条裤衩，再穿上一条拳击短裤。

在拳击台上，次最轻量级和最轻量级的拳击手们像蚱蜢似地跳来蹦去。朝仓拎着练习用的皮手套，用厚浴巾盖住脑袋和双肩，走上了二楼。

一进入二楼装着镜子的宽敞练习场，迎面就扑来一股刺鼻的血腥味和汗臭味，其中还夹杂有浓浓的松节油气味。三十多个年轻人正在里面苦练功夫；有的在作拉力训练、有的在练腹肌、有的在打皮袋或沙包，还有几个正对着镜子进行假想中的攻防练习。

朝仓同倒骑着椅子的野泽教练打了个招呼，走到放在角落里的磅秤上，指针一下子跳到一百七十磅的读数上。他的体重相当于七十七公斤，合二十贯半^④，属于次重量级。

头一个小时，朝仓在作叩击弹簧皮袋的速度练习，后一个小时则进行打沙包训练。在朝仓的刺拳下，皮袋发出了撕裂般的响声；集中了全身体重的右勾拳，每一记都在沉重的沙包上留下了一个海碗大小的坑洼。

“怎么？是想减轻十磅体重吧？这样就可参加中量级的比赛了。”

野泽教练站在正好往沙包上击出一个下勾拳的朝仓背后说。沙包给朝仓打得摆起，几乎荡起了水平线的位置。

“对我来说，确实不仅是练练而已，巴不得能参加正式比赛。不过，以前已与您说过，我有个流起鼻血来就止不住的毛病，所以

.....”

朝仓一面接连打出刺拳，一面回答。

“可惜啊，实在可惜。你的勾拳，大概一拳就能把对手击倒，当然，这是说正面击中……”

野泽叹了口气，摇着头走了。

朝仓羞愧地低下头，用毛巾去擦脸上的汗水。在毛巾下面，他偷偷地讥笑着。爱出鼻血的毛病什么的，其实都是朝仓用来掩盖回避参赛的借口。

朝仓并不是怵于惨败所带来的痛苦，正相反，他是担心一旦在比赛中获胜，成了重量级拳手中的佼佼者，就难免被写进体育报刊，还要登上正面照片，今后的比赛还会被电视转播。这样一来，自己的容貌就家喻户晓了，这就会给将要付诸实施的行动带来灾难性的破坏。

九点钟训练结束了。男人们都去地下浴室冲淋浴。与朝仓靠在一起，彼此溅着烫人的水珠的拳击手中，还有一个轻量级冠军，他们一看到朝仓那身发达得有点不相称的肌肉，纷纷掉开自己的目光。

由于更衣箱里积着的衣服都脏得非洗不可了，朝仓只得直接套上一套运动服，抱起脏衣裤，搭上了出租车回家。

回到房里，他边同那些扔在床上的内衣一起扔进了洗衣机，换上了一件毛巾睡袍。

从食品橱里取出一瓶伏特加和几根干巴巴的意大利式撒拉米香肠，放到床头小桌上，然后坐在床边，徒手敲断瓶口，咬着香肠喝起了伏特加。

一口酒下去，喉头热辣辣的，再来几口，就适应了。等到半瓶光景入肚，酒精就开始在周身血管中产生起作用来了。

“像朝仓君那样的认真……吧？”

他模仿着今天傍晚处长说话时的口气，一阵苦笑扭歪了双颊。

此时的朝仓背脊笔挺，平时在公司里随时可见的那种拘谨的微笑，在他的脸上已荡然无存。

五年前，朝仓哲也毕业于私立大学的法学系，实际上只是个被称为第二系科的夜读系毕业生，他的成绩是出类拔萃的，若非如此，在高中读书时就失去了双亲，靠当报纸推销员直至出租汽车司机念完夜大的朝仓，是不可能被东和油脂公司录用的。

当然，虽说进了公司，朝仓却没有给自己的前途编织五彩光环。他知道无论怎样努力工作，到头来顶多捞个副处长，而且还难保在此之前这家公司不会破产。

朝仓对于失望已习以为常了。他的哲学是与其在希望破灭之时喝下失望的苦酒，不如一开始就什么也不期待。但是在进入公司后的五年里，朝仓逐渐掌握了公司的内幕，这使他滋生了一种秘不可宣的希望。

东和油脂公司的管理阶层，是由母公司新东洋工业公司片冈总经理的亲戚和那些从通产省或农林省辞职后下到公司的官吏们所控制的特权领地。

这批人就像是寄居在成熟的果实里偷食的蛀虫一样盘踞着公司。片冈的小叔子清水总经理从获得占全公司股份一半的贷款的转包公司收取高额贿赂，一年中落入腰包的私利就有数亿日元之多。当然，他得支付给参予其事的公司常务董事竹岛及财务处长小泉等人应得的份额。

作为专务之一的财务处处长，在此之前，还通过其代理公司，在联营公司兑现东和油脂空头票据，把这些钱作为导入存款而与银行方面的人员进行背地交易谋取私利；资料处长收取巨额回扣；营业处长靠虚报账单赚钱；广告处长从各分店得到每月数十万的津贴。

不过朝仓对这些并不感到义愤，恰好相反，他的计划正是基于使自己能在这些人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出发点。